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裔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十七

宋 姚勉 撰

序

詩意序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文之為言字也辭之為言句也意者詩之所以為詩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志之所之也書曰詩

言志其此之謂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為心則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學詩者今日之意逆作詩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則詩之志必如此矣詩雖三百其志則一也雖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横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夫惟置心於平易則可以逆志矣不然鑿吾意以求詩果詩矣乎

尚書傳序

尚書孔氏傳者漢安國註其家屋壁所藏古文書也天

欲壽此書之傳借魯王之壞宅以出當時上送之官帝命作傳國有巫蠱書遂寢焉由是漢西京之書惟歐陽大小夏侯皆伏生學古文書莫顯于代漢西而東馬融氏始疑僞泰誓書不合經傳求古文書得之孔氏之學始著是虞夏商周之書人知其厄於秦之火而不知其復厄於漢之蠱也向微馬融書不復古矣向無孔安國書亦不復漢矣吾固喜夫安國之有功於書而重悲安國之不得有功於漢也大抵西漢無真儒故六經之正

者皆不顯於世往往至東漢而後定今六經之傳行于世者詩禮箋註於康成始東漢易春秋註於王弼杜預始魏晉未有出西漢者出西漢者獨以孔氏書傳耳而不得行於當時是可重為安國之悲也夫安國子孫去聖未遠家學有源流故傳書之說多正且又約文申義辭不冗費比之諸經傳註如鄭之多怪誕王之本虛無杜之昧經旨者相去直齊楚牛馬安可終抑而使之晦哉今世之傳尚書者凡數百家矣皆外孔氏為說各隨

其見而有得失其也不敢居一于此敢因孔氏之傳而采諸家之說以訂正其義惟孔氏之大畔於經者正之餘皆存弗去庶幾可以少慰安國研覃之苦志是亦書之重有幸也亦以見吾聖人之有孫克紹家學也書之說與孔氏雖不能無異同然要皆本於安國故仍其舊而名之曰尚書孔氏傳使安國復生必曰吾雖不遇於一時亦遇於千載之下云

贊府兄詩稾序

晩唐詩姚秘監為最清妙邇年有雪蓬姚希聲亦精悍於吟余嘗欲集此二家詩作唐宋二姚集有其志而未之暇也今余兄萬安丞又出詩一編示是集殆可三矣丞兄需次萬安商羊里閈對其廬一嶺巋然兄結茅築亭其上環而竹之疏其間以逕日擕酒壺載筆牀逍遥於亭傲睨於竹程一詩以為課俗塵事一不掛耳清如此詩能無清乎三唐宋姚氏之詩人誰曰不可寳祐丙辰三月上巳日弟某書集首

月崖前集序

余性好山水城郭不能有之乃疊石作假山下鑿小池横木為橋環山為牆牆外植梅竹清事略具既望夜漏下三鼓月已髙窻紙晝明予方擁衾危坐霜風微起竹的淅有聲棲禽競飛其間亟披衣出簷玩明月倚欄良久步立橋上天髙月小寒影在地水澈淨如鏡魚畏寒不復出獨梅影在水間仰視梅已三兩有花清思逼人無與領此者忽記友人潘清可日嘗以集寄予未暇讀

亟取讀之真若嚼氷咽雪不知孰為山水孰為梅竹孰為霜月且孰為詩也翌日書之卷首以為月崖前集序

月崖近集序

月崖潘清可初喜為歌詞余每以莘老譏少游者譏之乃易學詩即有警語近以壬子冬迄癸丑春藁示余類可愛五言如懐人山静處得句雁来時睡皃從水漾乾葉聽風移歳稔添農屋秋晴失野塘懶失營家事忙遲荅友書衣分漁浪洗舟避鷺沙行思巧工書隸心清喜

說詩省教喧夜雨霜為去芭蕉七言如荷柄已枯猶特立菊花雖老不輕飛泥雨驛途詩擔重溪山僧屋茗甌香行人莫作無情看一見春風眼便青莫道行雲輕出入平生只識楚襄王皆一聯之警也五言如飢欲嗡梅花寒沼淺星魚巧莫畫江天盆蕙遠聞香客衣霜遮冷七言如晝困多緣有宿酲怕妨遠眺矮營籬皆一句之警也如樵人曲如老卒嘆如思婦吟則又皆深識理道有補世教而全篇可諷可詠夫自壬子冬迄癸丑春數

月耳多警語已如此况歲月進邪吾宋詩人多潘姓今清可又新有能詩聲何潘氏之多奇才也其源委益自安仁來矣然余觀清可讀安仁傳詩曰先生早悟閒居好豈為銅章入縣来何獨與春情思重只栽桃李不栽梅觀其詩以知其心過安仁逺矣不以金谷園為死友而卓然求以獨立於世詩當益佳余又觀子於他日

秋崖毛應父詩序

劒江毛應父以詩集来教予求序之予曰詩不以序傳

也三百五篇皆有序朱夫子猶使人捨序而求詩序不足據也姑舍是後世詩亦爾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唐詩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詩傳不以元微之李陽氷序傳也東坡之詩無敢序山谷之詩無敢序近時誠齋之詩無敢序信乎詩不以序傳而以詩傳也詩不以詩傳以人傳也人可傳詩必可傳矣李杜而白蘇黄而楊其詩何如哉其人何如哉應父詩思清而句逸生于劍川鍾泉阿之英其人品自異他日所進未已能如六君子之

可傳詩不患不傳也又安用序況應父之詩其首篇曰時人作詩自有體卷頭品題必名士儂詩無體無品題不作東家效西子夫不效時人求品題於卷頭見自高也而今求序焉是亦效時人矣言未既或啞然笑于旁曰如子非名士何於是乎序

贈俊上人詩序

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猶佛家事禪而詩駸駸歸

于儒矣故余每喜詩僧談景定元年庚申余祗召過豐城朋友餞之感山見其境甚清僧甚衆意必有能詩僧也主客分韻賦遣送一韻入僧寮中果有佳句出則知山中僧皆能詩俊上人其一也翌日索其近槁以臨川行卷十餘首進余讀之佳句尤夥如羣鴉爭故枝草烟平岸竹江市雁拖更則一句之奇者也雲村山店晚雨野容衣寒思鄉今日到問舊幾人存則一聯之奇者也又如七寳石云厭從饕利者莫近石邊行聞鳩云陰晴自

無定未信爾音靈紅梅云盡道新來清瘦甚誰知滿面是春風則結語之有意味者也佳句雖不能盡擷然一臠可知鼎矣俊其懋之禪而詩詩而儒他日與予談當又有以啟予者上元日書于寺中之官舍

毛霆甫詩集序

白雲澗裡結鷗盟想得詩肩太瘦生思入江梅氷雪骨吟成風竹落花聲三衢詩人毛霆甫集中詩也予杜門空山日與蹲猿夢鶴俱無俗人影到門外到亦不納霆甫

不遠千里以詩寄乃開門受而讀之稿中得此詩欣然如道余心者霆甫之心予之心也心既同故不待識而知霆甫之人葢獨立塵埃萬物之表詩十之八為梅花而韻遠思清真與梅同一清格小春訪梅摘其花嚥霆甫詩塵襟一一消盡清矣哉霆甫之詩也稿中之詩有曰陽剛將泰長君子未乇亨又曰繭成絲出空歡喜舊債新逋不了償霆甫之詩其有所興矣漢毛公傳三百篇可諷可怨先儒謂漢儒惟毛公與仲舒知道君家諫議

毛公又以忠鯁著名霆甫豈徒詩哉豈止欲為詩人而已哉霆甫有弟分教高安風裁峻潔又有以南宮魁天下人物不苟仕於時者予以是知其家學端矣以是益知霆甫之為人矣詩何足以盡之

劉玉澗詩序

廬陵劉成大俊氣如虹抵掌劇談酒酣浩歌真有俯視八極俗物䓰䓰之意嗚呼宜其詩之豪也寳祐人日姚

再題俊上人詩集

俊上人余庚申年春在感山見其詩欲進之為擷摘十數句今年初夏特來錦江見余讀其全集猶在感山時詩也問别後曽誰見曰豐城後林李先生也廬陵約山朱先生也二先生者當今之詩伯也必有以警策子矣而詩猶前日甚矣余之有以誤子也雖然數十篇之詩而擷摘止數十句余雖進子亦深有以曉之子矣而子猶未之悟今之來方且盡出其全集俾余品題將以行

乎世余何敢重誤子乎此江湖繆妄詩客索遊者之所為也方其能吟數語粗知有韻之仄平多未識李杜蘇黄門逕即詑然自足號為詩客持其巨編長軸求有官銜人序之跋之間有顔面柔軟不能拂人情者往往强徇其意得之者輒號於人曰某巳得某名公序且跋矣由是欲列於名公者續續而次之至有序跋多於詩者夫序與跋固信皆名公也如吾詩之未足以名何徒資識者醒睡一笑耳是之謂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余

豈敢不忠於告子而重誤之至此哉今雖拂俊之意使俊他時悟作詩之妙亦必以余言為忠也夫詩有意有味有韻意欲其圓也味欲其長也韻欲其遠也有此三者然後使人讀之而恐卷盡苟初讀而不知其意細讀而不見其味既讀而不覺其韻何足以謂之詩哉雖不可讀之句不可謂之奇也用不可識之字不可謂之古也欲其奇古必有妙於是者矣作之多而出之少求能於己而不求知于人皆學詩之法也詩雖小技也不

好則已好則必求其工工猶未益也不工又何所益哉
子佛者也未可以語吾之上就子之所知言之詩正如
子家之禪姑歸而熟叅之
詩亦如禪要飽叅未須容易向人談陣無活法徒奔北
車恐迷途在指南悟後欲知新句長讀時須見舊時慙
江湖浪走衹何益歸看秋空月印潭
蘧東叔雪林稿序
上饒蘧東叔以其詩教予雪林有稿予讀之真若雪中

游山林間目之所覩無往而非瑶柯瓊枝也詩亦佳矣古之人有蘧伯玉者吾夫子稱其為君子許其欲寡過而未能東叔豈其苗裔乎余敢以伯玉望之勿詩而止

黄端可詩序

吟詩必工詩定知非詩人坡仙語也詩固主於咏物然在於自然之工而不在於工於求似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此真梅矣亦真詩矣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梅乎哉詩乎哉抑古之詩又不在於咏物之

工也余嘗謂陶靖節韋蘇州柳愚溪之詩皆深遠入妙然皆不若紫陽朱夫子之詩為尤妙觀感興諸詩可見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作詩貴乎知道也豫章黄君端可以其詩下教如月鈎雲衣之詩工矣猶止於咏物予獨愛其牢室之詩曰地纔容膝可天似處心寬相在渾無媿知君所止安嗚呼必如此詩始可與言詩乎

梅澗吟稿序

友人胡明可以其邑彭君仲章詩一編示予題其編之端曰梅澗吟稿未論其詩視其編之題曰梅澗清已可知矣玉立氷臞耐寒如鐵石不與春風桃李爭豔媚此梅之盛德事魁百花而調羮鼎不數也梅之在澗其碩人之在澗乎有詩人於此踏雪於凍曉立月于寂宵無非天地間詩思郊寒島瘦由淺溪横影得之庾新鮑逸由踈花泠蘂得之李太白出語皆神仙由軼塵拔俗之韻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餓窮老忠義由禁雪耐霜之操

得之果能是則可與言詩矣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梅觀梅於梅不若觀梅于澗

適齋詩稿序

詩貴工乎雕肝琢胃鉤章棘語竦肩如寒攢眉如愁鳴吻如蛩側頭如鶴數髭斷而字安片心歸而句得若是可乎曰未也李長吉阿嬰謂嘔出心乃已然則詩何貴曰貴適康節之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詩非愛吟也得意則詩耳堯夫之詩不適乎三百五

篇之詩固有出於塗歌里咏小夫賤隸之口未常求為
文也而其文至後世老師宿儒有所不能道此無他小
夫賤隸不求詩而詩老師宿儒求詩而反不詩如此可
與言詩矣蓬萊妙音逸出人間宫羽之外風水相遭之
文章善雕鏤組織者終莫及也適之為詩妙矣哉劍江
胡君景顔以適名其齋又以適齋名其集嘗寫其詩寄
予大抵皆適中語也其謦聯甚多有自言其詩者曰酒
在遣懷非在醉詩求通俗不求工嗚呼此胡君作詩之

本意乎有堯夫之得意無長吉之嘔心雖不求工吾必謂之工矣

胡允升詩稿序

雙溪胡允升以其詩云雪溪梅吟者示余請序之夫雪清也溪清也梅亦清也疊是清而三之吟當何如哉今夫寒溪淺流四岸皆雪水虢虢觸石鳴有梅焉的皪蓓蕾於其間子於是時絮帽重裘裹手擁鼻側鶴頭而出蚓吻吟當何如哉不知子之詩但觀子雪溪之梅

蕭道士詩序

彌明不作久矣黃冠者流挾吟卷遊公卿間類不見可人一日古洪道士蕭君致道來有詩贄予納之袖未暇讀也退讀之有曰貴登芸閣近貧止竹門清驚曰此詩人也夫貴登芸閣固不足道而貧止竹門清一語可謂能吟予之心事者可與言詩矣因盡取其詩而讀之篇妥句適時南風初薰予在湖舫中危坐芰荷淅淅響微雨緩吟蕭君詩蓋真與藕花同一香也

饒道士詩序

古洪道士蕭君致道與饒君士隱皆以詩教予予在湖航中讀蕭卷畢方雋永餘味因思二君皆来詩必皆佳也顧覺小倦授童子讀展桃笙敧眠而聽之其卷首題曰蒼澗泉鳴予聽其詩清圓響亮如在廬山草堂聽環珮琴筑滴瀝飄洒隨風遠去今日何日見此二妙因書其端且摘其句以玩

汪古淡詩集序

張籍學古淡軒昻避雞羣退之語也武寧汪子載善詩
鄉之邢吏部以古淡名之葢以其似張籍雖然詩而已
哉有道味有世味世味今而甘道味古而淡今而甘不
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長也食大羮飲玄酒端冕而聽
琴瑟雖不如烹龍炰鳳之可口俳優鄭衛之適耳而飫
則厭久則倦矣淡之味則有餘而無窮也為今之人甘
可也欲為古之人其淡乎惟古則淡惟淡則古周子曰
淡則欲心平子欲追古人之淡夫茍無欲則於道庶幾

矣詩安足論哉張籍豈足為哉

玉泉詩集序

槎溪王君君猷喜吟詩以玉泉名其集取李太白飡霞漱玉泉語也詩者乾坤之清氣也有一緣火烟者豈能吐之哉王君家槎溪上八月秋風高乗仙槎登河漢取銀河間水浣腸滌胃乆矣是宜其詩之清也清何似曰泉聲玉琮琤景定元年正月十六夜雪坡姚其書于石亢舖

彭仲珍吟稿序

韓退之云富貴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夫詩者弔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蟬之嘶也故惟窮者而後工非煥綺縟而飫膏粱者所能也或能焉亦異矣嫺黨陳伯清攜豫章彭仲珍詩來讀之多警句予聞仲珍非窮苦者也法當在難工之科而乃工者夫不醉心於世味之醲而留意於吟咏之淡也非庸俗人所能及况工之耶仲珍以晉齋號晉進也進而不已詩當益工雖然古之詩可

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詩也如是徒工于吟詠風月琱鐫花木未工也仲珍其愈進於此

王月莊雲萍録序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玉局仙人詩語也謂人生離合之靡常也余與月莊王元剛託交如兄弟居相距亦邇而所謂聚者二三年而一焉況其他乎此記録之所以不可無也然雲雖在天萍在水雲萍之聚散雖不常

而天與水未嘗不常也朋友之聚散雖不常而朋友之天倫亦未嘗不常也又豈以暫聚忽散異哉不其然不足以為朋友敢書於録之首

吕雲叔雲萍録序

暫聚之萍倏散之雲真人生離合喻也雲萍有録登載姓名爵里聚散雖不常而在是録者舉目皆見之葢常聚而不散也雖然一録之中英俊萃焉其有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者乎其又渺觀萬物如江海之浮萍者乎又

雲萍言外意也雲叔其試於此録予觀之

陳氏濟利堂藥序

陳宣公集方藥范文正公願為相或醫東坡如宣公亦有良方行于世山谷則欲為藥市之數君子非與方伎家爭短長也乃心罔不在濟人利物耳天下方伎之功獨藥可以及物抱危蹵瀕死楚吟痛呻比舍不忍聞俄得善藥起其死而生之其功豈細雖然藥南北異産不時得價輙躍數倍窶夫子持錢少不滿十多止百貿

貿入市何從得善藥富翁貴人雖有參苓芝朮之籠倉卒需亦莫辨此藥市之不可無也而近時市藥者志亦諆大利不于濟人利物聚賤易貴雜偽壞真內欺心外欺人得藥不能愈疾又甚之或不救是藥誤之也雖得大利奚其利過近時市藥者門昔驟興今輙仆安知非以藥誤人之報陳君國卿實鑒此創藥市一洗衆弊以濟利名其堂寧推已及人不削人肥已用前輩濟人利物之心也繼自今危者安盬者平呻吟者怡笑民不夭

枉俗在仁壽陳君及物之功溥矣喝六作五之應豈獨

叔徵專之雖不言所利利孰大於此者

雪坡集卷三十七

雪坡集卷三十八

宋 姚勉 撰

序

混一內外疆域圖序

地之有圖尚矣周司徒辨封域知廣輪姑勿論鄭高密二俟開東西兩都漢亦以秦府所收圖城樓所披之圖為圖非直為觀美也伏波聚米而畫山川文饒建樓而

籌險要意類是僕嘗愛坡翁作指掌圖自分野畫州至我朝元豐九域靡不載古今疆域之廣狹南北形勢之分合皆具一覽四海一日萬古葢天下竒書也雖然此圖建炎以前可也中更丙午丁未之厄龍渡江而南之我藝祖皇帝與趙韓王雪爐之所經營如高祖酇侯之規者已非復前日舊而我高宗皇帝與魏沂諸公尅意恢復如光武高密之為者有指疆土亦政有望於後之人也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豈容諉曰度外事僕嘗過程

君澥於西山酒間出書一編視其目則曰混一內外疆域圖問其自則曰得之蜀愛而刋之其法如坡翁指掌圖彙列區析江而淮襄而蜀河之南北山之東西若闗四州若陜五路以至不毛之地窮髮之鄉隱抉顯披無所匿伏歴而閱之其險可據其鎛可首敵情不可以遁也其郡我境其縣我疆故物不可以委也僕為是可以續坡翁圖為二書任人家國者當人置一編几案程君與僕同中癸丑南宮試今兹行且入對上方考圖數貢

冀興復於君宜進之一覽慨發睿衷近之則聚伏波之米吾蜀可收奚扼吭之憂籌文饒之樓吾廣可定奚幹腹之病大之則鄭侯以一圖而開赤帝子之火德高密以一圖而啟白水真人之中興皆分內事也是圖豈直為觀美哉圖之首編曰禹迹六合掌運必能運天下於掌復禹之迹而後可漢唐四子吾猶小之寶祐四年歲在丙辰二月初吉同年生姚某序

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

寳祐丙辰十有二月其祇召入冊府至上饒因聞時事感疾援老泉先生例上封事且辭西歸舟經豫章度除夕丁巳正月五日尾府大夫士班祝天子萬壽而行將行有眉山楊君道傳宋君可傳来抵江干以詩餞讀之詩皆有驚人句固已起其之畏矣楊君袖出書二帙帙題曰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曰此吾先子柳溪先生之所用力也舊嘗刻摹行于世矣鶴山魏先生為之序引中更兵火舊梓毀於燼無遺僅遺此二帙所幸先子

手澤尚存道傳欲繼其志復刋之鶴山序已逸集亦不載顧無以冠其篇首顧得一言何如其觀之益奇書也不可以泯不傳獨鶴山先生既序於其前某於先生無能為役何敢僭序於後再拜謝不敢楊君請之力則告之曰記事者必題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此韓退之讀書法也今觀先公之書也雖李氏之舊然而辭翦其浮事舉其要類總其萃年繫其時挈提以綱而紀載以目經綜而緯列壁合而珠連使讀之者可以便覽觀可以

備遺忘可以識倫類可以記歲月可以旁通而曲暢可以本具而末舉其有益于學者大矣司馬通鑑一書有節本有舉要歷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綱目今此書之節要辭翦其浮即司馬通鑑之自節本也此書之標題事舉其要即司馬通鑑之舉要歷也類總其萃年繫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而諸體備焉用心亦勤矣此東萊先生所謂躬為其難而遺學者以易也用心亦仁矣父有此書

子不忍沒其傳欲復刊摹以行乎世用心亦孝矣楊君其力為之他日成願以一本寄我

滄洲漁唱集序

天下之至樂者莫漁翁若也卷綸而收溪肥倒囊而沽晚醉扁舟一葉傲兀於煙波之上望而見者知其樂也而漁者不自知焉風高浪愁霜沍水氷戚戚焉憂魚之不可得亦安知所謂樂能樂其樂其有道而漁者乎寄興於漁志不在魚寓身於舟意不在釣水光山色吾娭

姜也鷗鄉鷺國吾菟裘也風蓑雨笠雪篷烟棹帶笭箵而舞獨逮無往而不妙天下之趣故漁唱為自然之至文寡和之妙音焉滄洲鄧繼宗其有道而漁者歟味其詩飄飄然如航渺洋如釣寂莫嘗以卷謁大山蕭先生先生謂宜以滄洲漁唱目之先生漁户長也其可之矣詎可不用先生之意字其詩乎予亦樂漁者他日来子之舟願聞子之唱乃續而為滄洲漁唱之歌曰滄洲之月清兮可以浮我舲滄洲之雪皭兮可以垂我釣魚不必

得兮荃已忘知漁父之樂兮濠梁之莊歌已遂書以為滄洲漁唱序

適齋續藁序

適齋胡君景顔前五年嘗以其詩稿寄予俾序之矣屏湖張君應南来又以續稿寄俾再序近詩也其多又如此適齋於是年七十矣計日而定課隨物而有吟積歲而成編思之敏得之易故續之富也他人年至此志與氣凋才與年盡豈復有能吟其情詠其性者適齋夷時

不以富貴聲利役其心視世所慕尚真與浮埃飛𧏮等
暇於執籌固不屑暇於蠟屐亦不為一意篇章殆以詩
得全其天者火愈宿明愈新齒愈老詩愈壯筆雲飛而
思泉湧無怪也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抑威儀之詩血
氣雖衰志氣方盛夫是以能若此使適齋年過武公躋
於百年期頤之域稿五年一續每續求予序序至五六
未已也夫不以富貴聲利之慕向以役其心而以詩全
其天近於仁者之靜矣靜則壽矣壽以昌其詩於未艾

序以壽其詩于無窮余又奚遜雖然君子謂删後無詩古詩葢未有能續者也詩至於續風雅其愈妙乎余願適齋更續之

草堂詩稿序

謝康樂搜詩中忽夢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喜以為神助必有驚人語也池塘生春草此五字何奇而謂之神哉嗚呼是乃所以為詩也不鉤章不棘句不嘔已心不鯁人喉其斯之謂詩矣黄君任伯以草塘名其

集必有得乎此以予言為如何景定元年春姚某書

朱子雲詩集序

豐城朱子雲勁氣如虹葢干將莫邪二劍合而為一少年游江湖從戎淮蜀真有踢翻鸚䳸搥碎黃鶴氣象發而為詩自立一家句要皆湖海豪氣鑄成間有不合詩家尺度壘客畦徑不足為子雲疵也夫子雲豈肯作閨婦之檢押涑儒之口吻哉淵龍之吟飛霆走電不能為窮蛩之泣鐵笛之噴吼風涌濤不為卷葉吹笳之酸也

顧欲以推敲辛苦鍜鍊一句一字者責之誤矣讀子雲之詩者當于子雲之氣觀之以子雲若而人直當使之腰霹靂弓背夜光劍涉馬耆躋居延揚武乎樂浪取上將軍封侯印佩之而乃卷藏來歸抱屈山林鬢髮髮欲一莖雪則子雲之發而為詩者所以吐此不平之氣也是氣也豈容遏之使終不得騁哉天驕子跳踉俗輩謂吟詩不能服敵不知吟詩固不可以卻敵此氣則直可以吞敵氣可以吞敵是詩亦可以卻敵也子雲當釋去

手中漁竿再抽矢菆于房出清塞上麈擊牛釃酒犒士之餘橫槊賦詩賦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藩無事樂耕耘之句歸報天子又分競病韻詩之是則子雲有用之作也非不平之鳴也真湖海之豪氣也子雲亦有意乎投班超之筆請自今日始

送黃強立序

文之不古久矣士之號能古文者艱其辭怪其字蹇其句讀耳以是為古如之何其古也文之所以妙者意也

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雖然意必至于理理至焉意次焉唐韓退之理勝于辭李元賓辭勝於理或謂使天假元賓年必與退之埒是不然元賓年愈高辭當愈勝決不勝退之之理也抑退之之理亦未為至也以博愛言仁以三品言性以外形骸以理自勝為識道理理云乎哉本朝自濂溪周先生以來至紫陽朱先生理學大明學者益易為力于易為力之中而不知用其力

則可惜矣其于天下好古之士論文之所以為文鮮有合獨清江黄君強立能古文有聲聞余說是之未知余說之果是與非也強立其教之相與共學其是

詞賦義約序 壬子代劉簿作

國初殿廷惟用賦狀元有至宰相者賦功用如此也吾瑞先達竹溪雷公亦以賦魁南宮位樞府由是以聲律鳴者愈衆揺鋒詞場賦為盛貢於鄉第于太常相繼也預計偕者須續食已酉輒倡義為約以奉之是年賦四

人皆在約明年子僥倖偕約中人擢第掌籍而試别頭者亦第賦四而第者三焉亦可為盛矣舊約曰得雋者陸績之兹弗敢渝謹捐金佐約相與充此義而大之石橋橫波讖合連河掄魁之應必在是科當有以賦取狀元至宰相者豈止魁南宫位樞府哉榜中得人一時最盛敢以囑之同志願皆曰如約

乙卯詞賦義約序

魁躔麗天次舍不即遷秀靈發地氣脈必久萃此數也

亦理也福之蕭鄭蘇之黃衛近時盱之陳張嚴之黃方
所以相踵而魁天下歟吾鄉每詔歲詞賦人必自為義
約作勝氣壬子友人郴主簿劉君董約其代為之序首
謂國初惟以賦取狀元第以張賦之軍非敢自許也癸
丑誤忝親擢幸不辱斯序有如神發此語然則相踵而
魁天下斯語當復驗矣其不敢數特為鄉曲作先驅耳
呂聖功既以訓練將士賦魁天下胡周父嘗謂之曰待我
明年作第二人却輸君一籌明年亦以不陳而成功賦

魁天下吾鄉英傑如林豈無自許如周父者乎雖然為
周父之科名可也里後學姚某書

新昌義約序

新昌瑞望邑也郡未以瑞芝易號時新昌邑有芝瑞於
亭文于記故邑為三之最非近也古矣梅子真漢人所
居今尉山是陶淵明晉人所居今故里是皆人物之最
也而尤最於我朝士出就選必為天下最竹溪雷文簡
公以南省魁天下某不肖癸丑亦濫恩焉士今愈最矣

歲戊午相率以為約取五百名中第一之義人五百金取玉殿傳金榜君恩賜狀頭詩為十籍分斂而專聚蚤計而預儲如京師者可無桂玉慮是約義矣願申有約焉吾里英才如林冠賢書首臚唱必跬相接竹溪之地步尤可拾級上其不足道也願相與如古人其能義不阿權門上書詆王氏義必扶正統願立孔子後如吾里子真者乎其能義不事小人即賦歸去来義不負晉朝惟書甲子號如吾里淵明者乎是所謂義也如是而後足

為天下最願皆曰不背約

高安義約序

試有約作勝氣也請以戰喻庚有粮則將勇軍有賞則士往矧提文陣之五兵鏖詞場之大敵者乎此義約之所以立也高安舊有南宮義約今年鄧君仲翊主之且於約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是周瑜之兵魯肅又濟之也士氣其百倍乎拔幟而先登吾知必皆吾高安之士矣

瑞州經賦義約序

詞賦明經今世皆進士士詣春官合為約義也分而二之有計多寡年利心非義矣今復合名約曰又新龍門客又新之義也亦分者又合之義也雷之賦閔之經必又偕見於今矣其餘勇不足賈也景定辛酉詔歲里生前勅賜進士第姚某書

古洪三洲義約序

三洲連出狀元豫章古讖也歲大比豫章之屬邑曰南

昌曰新建曰豐城三邑合約萃費以給東上名三洲義約意亦弘矣豫章之士每詔歲必於江之三洲視連否葢豫章三邑皆濵於江江皆有洲三邑合此之謂三洲連矣義氣所發文光燭天狀元之應不在兹乎抑三邑英俊之林也合而為義上可尊主下可庇民無適而不可狀元及第未足道也顧相與充此義而廣之

助約序

神龍之褰首奮翼乎九霄必得水而後可噓而成雲

噀而成雨龍固自能也雖然能輦萬斛之清波而助之豈不尤速神龍之變化哉於是乎有助約

陳氏同宗義約序

舉子裒入京之助而為約義也同宗相率而為約尤義也雖然姓之奇族之希助之微亦不可約姓著族鉅約斯盛矣吾瑞多名門然著姓巨族陳氏為盛其始由九江之義門派而行之派盛故儒盛儒盛故覓官應舉者盛每貢士科不乏陳姓俗有開榜必見陳之諺父子世

其科凡弟家其貢趾相接也予嘗取唐宋登科記觀之陳每盛於他姓端拱之堯叟咸平之堯咨紹興之同父繼自今復見之瑞矣雖然陳之所以盛有由也陳後舜也盛德必百世祀族之盛德之盛也斯約義矣顧相與廣之在漢如仲舉如太丘如二方在本朝如後山如了翁如復齋相約而為是盛益盛矣姚亦舜後也敢援何毛朝同盟為族姓之義以附盟于宗可乎薄言助之而旁為之鼓以厲

鄒氏同宗義約序

瑞陽年來為義者盛歲大比自三邑共為約各邑自為約外又有所謂同氣義約者昉于陳繼于蔡今復有鄒非相為習也為義者不厭夫多也鄒為瑞儒應舉者衆有以春秋連為貢首者有以詩學取薦名者又有以詞賦擢第者氣類之盛皆彬彬乎王國之英才卓卓乎棟梁之碩彦也其為約也則宜余又聞之六十年甲子一週週則氣數未必如舊其慶元丙辰魁天下者昭武大

參鄒公也今兹又丙辰矣甲子週而氣數復矣其必有鄒之姓魁天下者乎鄒陽之言曰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辰龍也大參之襄龍首益以龍之歳與是約者再襄是龍敢以鄒陽之説告鄒氏之同約

惠應廟塑魁星像序

大乾主功名之神也行廟在新昌士奉之應如響欲相率像魁星以祀維吾新昌魁脈相續竹溪雷公以南省魁天下其不肖亦誤膺親擢焉譬之武事其特先驅破

陣者爾建大將鼔旗者方來未已也像魁星而祠之實甚宜抑梅亭李公贊魁星有曰魁一仲舒爲漢典刑魁一僧孺稔唐禍形然則吾新昌繼自今魁天下者爲仲舒而不爲僧孺可也神必福之

圓沙桂籍序

淮尾沙圓穿相狀元建古讖也癸丑七月藍君義行訪予於期集所曰建之沙圓矣讖必應義行有季父每賓興歲必爲建之士輯卷以試予爲我序之庶徼福焉余

曰前輩有言科第必狀元仕宦必宰相學術必聖人言皆當以第一自處也建自紫陽先生暨二西山皆以聖人之學術為天下第一建之士膏漬馥熏久矣以第一之學術出而擢第一之科躋第一之仕餘事也圓沙云乎哉後之人當驗諸此籍

贈富寧槐簡序

京師之造槐笏者多矣獨朝天門富寧者為第一材奇而用周工備而價稱也故欲者趍焉首之圭銳象生物

之仁足之砥平象方外之義色貴乎潤象潔文貴乎直象剛秉是者其思有以稱是歟為魏鄭公諫笏為段太尉擊賊笏斯稱如手板拄頰但看西山焉攸用倒持流汗見逆渠而戰慴尤不足取也

賣墨道人序

神仙呂翁以賣墨遊人間一日入市小校人問墨價幾何翁曰十千衆笑弗顧翁磨少墨於硯而去有頃隙日射之洞硯表裏皆金色墨神仙戲術也一齋道人遊江湖

遇翁輩得墨訣挾之以資遊戲古今謂良墨如良金好事者常爭寶之毋笑其索價之高使徒留金色於硯而去是墨有逢矣

贈悟上人序

佛者悟上人求序於余請言其名之義儒佛異學余也安能序子之意雖然請誦子所聞下學而上達儒之事也有上達而無下學佛之事也儒者下學而上達故洒掃應對可至於精義入神格物致知可推而治國平天

下佛者有上達而無下學故執空寂以枯其心縛虛無以滅其性名為真如實際而實無真實者存名為應用周徧而實則不適於用此無他儒者則有形而上者之道而復有形而下者之器也佛者則舍形而下者之器而徒欲求形而上者之道也舍器而言道是道為無用之物矣學道焉用是故由儒之言則可以貫體用融顯微即無極太極之妙以立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萬物育佛也老也亦囿於吾道之中而獲安由佛老之言則

必至於斁天經絶人紀天經斁人紀絶則天下必亂父子必相夷禽獸必食人佛也老也亦不能自安矣然則由吾之學乎由子之學乎於此可以悟矣吾之學通天下可行歷萬世無獘子之學則山林獨行者可為耳不可使天下皆行也使天下皆行必無君臣必無父子必無夫婦必無長幼朋友無朋友則人之義散無長幼則人之序乖無父子則人之親離無君臣則人之分瀆無夫婦則人之類滅雖欲寂滅為樂得乎故曰不可使天

下皆行也天下不可皆行萬世顧可通行哉為儒者當悟此决不可捨儒之學而言佛為佛者當悟此决不可不逃佛之學而歸儒苟不能逃佛之學而歸儒亦當安於山林苦節獨行以陰受儒者之賜

高同父卷子紙序

國重士士重文文重卷士入棘闈試有司輙焚香拜賢能書登王亦拜受之不重士乎選士必選文文之佳如青銅錢萬選亦萬中不重文乎玉之籍也以藻則玉重

錦之包也以茅則錦辱上重我乃如此我乃不自重曰吾姑以藻吾文耳豈在卷何自輕其文如是哉故重其文者尤當重卷此髙氏同父所以得自重而又欲與朋友皆知所重也歲次戊午求士詔復自天而至士皆治卷求試同父欲率朋友畧出貲十一二而以巳資先市佳楮然後責償欲使士皆玉錦其文貴以藻而不賤以茅為有司所愛重取舉第如拾芥成巳成物之意厚朋友知自重其皆翕然和之乎巳未三千禮樂字入對卷徹

宸覽相君以金篦指讀上前皆此其基也仝父高氏過
其名也葢佳兆云

雪坡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嚞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雪坡集卷三十九

宋 姚勉 撰

論

論語先進於禮樂

或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聖人何以從先進曰以其質也或曰以質則無事乎文矣乃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又文之從矣奚所從之異乎曰不異

禮樂之情則從乎質禮樂之文則從乎文情而文則靡矣文而質則俚矣文情本於質而有文以文之然後禮明而樂備記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是皆非禮樂之情也然舍是則不足以為禮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是則禮樂之情也情者文之根本文者情之發揮故

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然則從乎質者作禮樂之意也從乎文者述禮樂之事也而奚以異雖然則吾從先進聖人葢亦有激而言也其以世變之日趨於文乎故欲反其本

孟子學問求放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孟之言一也皆欲復其本然之心而有之矣夫子之所謂舍即孟子之所謂放夫子之所謂操即

孟子之所謂求也無以操之則舍者終於舍矣無以求之則放者終於放矣人莫不有是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為心者物之誘而念之流也豈惟下愚為然自聖人之外雖賢者不能免特愚者則舍而不能操賢者則暫舍而即操耳愚者則放而不知求賢者則暫放而即求耳然心吾心也非外物也其舍者非果於亡一操之則亡者存其放者非終於失一求之則失者復此夫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葢此心雖舍之放之亦不即散逸

而不復也有時而出有時而入牛山之木濯濯者未常不萌蘖之生但患不知其出入之時入之時寡出之時多且莫知其歸宿之鄉耳夫子此八字最善名狀夫人之心今夫不知操存求放之學者有不蹈此失者乎要不可無體認省察之功也一覺其舍則即操之一覺其放則即求之力到功深念念純熟無所謂舍無所謂放矣如之何舍者不知操放者不知求哉孟子所以設為雞犬之喻以小明大以見此心之不可不求也雞犬特

外物之微者放則知求此心乃吾身之主所以享受天命之理乃聽其放而不知求是視此心不雞犬若也豈不大可憫哉桐梓知養而此心不知養雞犬知求而此心不知求此孟子即物喻心所以警夫人者極為至切學者一味斯言可不一大警懼哉然則何從而求其放心曰孟子蓋常以夜氣旦氣之説明指以示夫人矣人於旦晝之時所以汨亂此心者不知其幾千萬緒惟於夜氣靜定之時旦氣清明之始則可以見此心之本體斯

時也苟能求之則放者不至於梏亡矣是不可無體察之功也而所以操之則又在於求之之後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閑之者其操之乎操之有道曰敬孰為敬曰主一無適何自而能主一無適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請從事於此四勿

趙簡子置後

趙簡子欲置後而無所適書訓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焉伯魯遺之無恤識之乃立無恤卒祀趙君子曰是不

可為萬世法昔商帝乙欲舍受而立啟太史據法爭之曰不可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遂立受商墟焉人皆悔帝乙之不立啟也然君子則善太史之法何也亡國之禍小奪嫡之禍大也亡國之禍止其國耳嫡庶之分不明焉則後世效之其禍及萬世故寧亡其國而嫡庶不可亂嫡庶不亂不幸而亡國如受者鮮矣嫡庶亂幸而不亡國如襄子者尤鮮也是以春秋大居正謂簡子為善於擇子則可矣以為可萬世法則未也

晏子家施不及國

昔齊陳氏以施得民將有其國晏子謂齊景公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公莫能制陳遂有齊後世皆爲晏子惜也愚獨謂不然夫天下之患當救之於其萌不當救之於其明患之萌也救之易其明也雖欲救之難矣方魯昭公之三年齊景公即位之九年也晏子與叔向語已患陳氏之施矣而昭公之十年陳鮑逐欒高而分其室晏子既不能相齊君以遏其漸方且勸之以

遜邑戒之以蘊利而復語之曰可以滋長陳子於是致邑於公分無禄者以邑周貧約孤寡者以粟且舉陳錫哉周之詩以明能施之義陳氏之施葢大於此晏子教之也教之以可以滋長之術是教之以取齊國之術也教陳氏以取國之術而復教齊侯以制之無異誨之竊而導之捕也晏子得為齊忠臣乎夫以小惠求民心亂臣賊子之巧於取國者例能也宋鮑𩔰粟以貸饑齊商人驟施以聚士曾意如食隱民以為之徒其智盖相祖

也陳氏而不為鮑不為商人不為意如則已苟有志焉固不待教而能也而況有教之者哉是宜其闔可以滋長之言而即誦陳錫哉周之詩也可以滋長此何言乎教之於其先安能已之於其後乎晏子教齊侯以禮之時去教陳子以施之時纔十五六年耳而陳氏之勢如此非晏子教之誰至是哉假而齊侯亟從晏子之言亟止陳氏之施齊失民矣又安能禦民歸陳氏哉是驅之也教齊侯以已之之術不如勿教陳氏以滋長之術長

且滋之又焉得而已之斯言也特借以盖其非耳譬之水焉濫觴之流既開迄至排山倒海之勢則雖有隄防亦無所用然則終不可救乎曰可魯定公之時三家張矣一旦孔子行相事墮郈墮費如振槁木至女樂餽孔子行而成卒不果墮尊君卑臣强公室弱私家聖人蓋自有道也使孔子在齊則陳氏不難制矣而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譖之孔子去齊齊安能制陳氏哉

史記世本

或問堯以二女妻舜信乎曰信書載之史述之矣而不信史可不信書可不信乎曰然則史謂堯黄帝四代孫舜黄帝八代孫是同出黄帝之胄也且堯女乃舜之從曾祖姑也八代孫可娶四代孫女乎曰否吾固曰史可以不信書不可不信也八代四代孫之說載之書乎載之史乎書固不載之也史則繆矣繆烏可信哉且史之說本於誰乎葢本之於帝王世本等書也世本等書非出於六經非出於夫子曲儒末學訛誕相承之言耳矣

其信苟以為信則史又嘗曰契十四世而有湯稷十六世而有文王且謂稷契皆帝嚳之子𫎇兄弟也十六世距十四世纔兩世耳而周之兩世乃經商之六百年契之十四世何促稷之十六世何長耶吾是以知其系之不然也使堯舜均為黄帝之孫則固天子之冑八代去四代亦未大遠堯何以得自唐侯而為天子舜何以居側陋而鰥在下耶皆天子之子孫相去未遠一何貴而一何賤耶舜果堯之族則堯欲遜以位直以授之家人

耳又何必咨四岳而揚側陋耶吾是以知其必不然也且後世謂天下之人皆出於黄帝者其説尤繆開天闢地以來帝王不可考據夫子所稱而可信者黄帝之前固自有伏犧神農也伏犧神農之時人之類多矣今而曰天下之人皆出於黄帝則伏犧神農固無後也耶伏犧神農時之人之固無後也耶

叔孫昭子論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牛殺叔孫氏之嫡

而立昭子出於非所覬望之中一旦而得百乘之家立三卿之位牛葢有大造於昭子也昭子立而牛戮焉且曰牛亂叔孫氏殺嫡立庶以亂大從不諱乎巳之為庶而明孟仲之為嫡不知有立巳之小惠而惟知有叔孫氏之大從若將終身不可忘之私恩而乃决然棄之不啻土梗昭子豈少恩之忍人哉以公滅私見善明而用心剛耳若昭子者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夫百乘之富不可以驟至也三卿之貴不可以驟升也牛不立昭子

昭子亦未必有是也今昭子不此之顧使有一毫求富貴之心能若是乎此所以為不可能也於是可以為萬世法矣周平王為太子幽王立伯服而黜之申侯其母舅也扳犬戎伐周室弑幽立平而去平王踐天子位茍能告之方伯告之諸侯正申侯之無君誅犬戎之亂華則公義明私恩廢周之威復振周之道且復興矣平王不知此義方且德其母家遠屯戍之天理泯而人欲行周之所以衰也使昭子而不戮牛牛且挾其立已之恩

專制叔孫氏之家以及于魯牛且一陽虎矣惟昭子奮發大勇迅速不留故叔孫氏得以為安而魯猶得以為秉禮之國亂臣賊子知亂大從者雖至於立巳猶以義不與也於世教豈小補哉是獨不得為萬世法哉漢之君而知此義則擅權之五侯誅而漢不陵矣唐之君而知此義則定策之國老誅而唐不晚矣如之何其知私恩而不知公義哉知之者僅有漢宣帝焉霍光有立巳之恩而不免於赤其族庶乎知此義者雖然亦未為知

此義也使霍顯不毒許后山禹不謀廢立族豈赤乎麒麟圖像爵姓不名私恩猶在念也是宣帝亦未能如叔孫昭子也抑宣帝猶武之嫡孫霍光猶曰廢昏立明也後之殺嫡立庶而借廢昏立明以文其姦者當以叔孫昭子為法

荀息論

荀息以傅奚齊死公羊賢之君子非焉曰是非聖人春秋之意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有子曰信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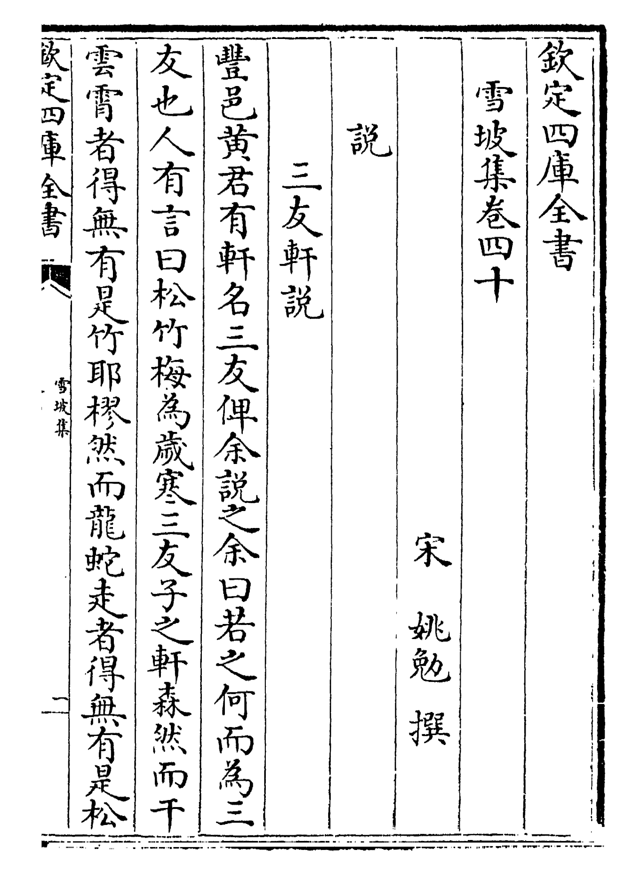
於義言可復也夫人莫不有死而死有二或太山焉或鴻毛焉荀息之死太山之死歟抑鴻毛之死歟吾見其為鴻毛也死所以成其信而息之信則非近於義也可以無死者也使獻公初以荀息傅奚齊為息者告之曰廢嫡立庶亂之招也申生廢焉而立奚齊非愛之也其將召亂乎臣不敢聞命君命袛辱苟如是獻公幸而聽則晉可以無亂不聽雖得罪亦可以無死今也不能正救其君徒將順以成其惡雖死吾不謂之能死矣夫

受遺託孤重事也忘生徇義忠節也而死於奚齊遂為不得其死士豈可以輕死哉息之言曰臣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息將何以為忠貞乎不陷君於不義忠也以已之正而納君於正貞也今也獻公溺於私愛以亂其國而不諫可謂忠乎成其邪志可謂貞乎里克以息之死為無益非惟無益於奚齊葢亦無益於息也傅奚齊之為非矣奚齊殺而復立卓子是遂君之非也其可乎聖人作春秋於奚齊書曰君之子謂其特君之

子而非晉之君也奚齊之不可君則聖人之不賢荀息可知矣或曰春秋不君奚齊何以君卓曰貶必於其重者奚齊貶矣卓為君息為大夫特據實而書耳若衛剽之類耳聖人豈以不食言賢荀息哉不食言而以為賢則不食於盜賊者皆可以為賢矣有子不必曰信近於義孟子亦不必曰可以無死矣若荀息者特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左氏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夫以荀息之言為言之玷庶乎

知春秋聖人之意矣

雪坡集卷三十九



雪坡集卷四十

宋 姚勉 撰

說

三友軒說

豐邑黄君有軒名三友俾余說之余曰若之何而為三友也人有言曰松竹梅為歲寒三友子之軒森然而干雲霄者得無有是竹耶樛然而龍蛇走者得無有是松

耶臞然而玉瘦皭然而氷寒者得無有是梅耶黄君曰
非也吾不敢志此盖志於魯論益者三友之言耳思得
此友以輔吾仁也若然則余又何説哉晦庵朱夫子之
説善矣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
明善哉斯説也夫改其過以進於善自明而誠以希乎
聖人皆學者之事也此三友足以輔之其益可謂大矣雖
然知益者之有三友而不知損者之亦三友辨之不明
未必不初欲其益而隂墮於損也損友之三與益友之

三正相反也可不察哉便辟則習於威儀而不能直矣善柔則工於媚說而不能諒矣便佞則習於口語而不能有聞見之實矣損之三與益之三不相反乎今人之取友夫孰不思其益哉然而畏聞乎正論樂近乎懦夫多識前言往行非己所能及之人則憚焉而不敢近有能奉己以順適和附而諂笑者則喜其無拂逆樂與之內交不知面諛者必背毁之人媚己者必賣己之輩其平居詡詡笑語以相取下者又皆臨小利害反眼落陷

弃不救又下石者也是豈特有損於其德其身與家且為之損矣孰若夫直諒多聞之友有益無損哉有薫陶漸漬之益焉有嚴憚畏謹之益焉又有興起慕效之益焉是友者三而益者亦三也語又曰毋友不如己者然則勝己者其益者之友不如己者其損者之友歟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能直諒多聞之友益矣亦有似是而非者好訐以為直乞醯以為直證父攘羊以為直果直乎不貞之諒匹夫匹婦之諒言必信行必果硜

硜湶小人哉果諒乎學博而不反約强記而徒喪志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不知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果多聞乎是故直而好學則不絞信而近義則可行多聞而知道則不泛是又不可不知决擇也格之物竹挺而不屈近直松歲寒而不改近諒梅質而華近多聞子其植之軒見物之三友則思己之三友庶乎益者之居而損者之踈矣是說也即朱夫子說魯論之說也故以為

三友軒說

雪心說

亢陰凝不昧其潔太陽耀不固其節潔豈我名節豈我貞此謝惠連賦雪句也世之人每賞此句予曰是不知雪夫至潔而有節者莫雪若也乃曰潔豈我名節豈我貞辱吾雪矣此言也其清談之流弊歟雪之被物也四海一色掩故垢而皆新之潔矣歲不常有有則為瑞既瑞曾不淹之為久即收而去之不常為世俗所玩獨於岷峨太華深山窮谷則四時凝沍盛暑不爍此君子難

進易退之風固窮嘉遯之操也而曰不固其節可乎藍君以雪心自號其詩亦曰雪心吟稾夫以雪為心必知雪之為雪者矣吐而為詩餘事耳若曰雪者倐有而倐滅心可乍存而乍亡則謝惠連不固其節之説也藍君必不是之取曰潔曰節君其似吾雪

八窻説

八窻玲瓏明喻也室有八窻而不為物所掩斯明矣人有五官而不為欲所蔽斯明矣是明也人皆有之患不

能明之耳豐蔀見斗一隙之明也納約自牖一方之明也夫惟表裏俱徹而後可謂八窻玲瓏斯境也周子之光風霽月也程門之坐春立雪也邵子之空中樓閣而呂子之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也雖然未可以驟至此也虛室生白莊語也空明寂照禪語也不知其所以明而惟憑虛駕空以求之鮮不為老為佛矣然則所以明其明者何如曰格物以致其知

真上人氷壑說

烱如一段清氷出萬壑寘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子美句也壑清矣而氷焉不其愈清乎復以風露玉壺寘又不其愈清乎嘗試與子觀之陰風怒吼萬葉盡枯寒霜曉凝臘雪夜積禽蹤絶獸影滅是壑無有惟氷皎然其清觀何如耶僧至真以氷壑自號清已抑氷有道當不以清而止請為子言之今夫水結則氷氷涣則復水方氷之結固剷然廉而確然堅也涣則皆化矣人之生也其有形也聚也氷也其死也歸吾真而復吾初也散也

水也水凝則氷自無而有所謂精氣為物氷釋而水自有而無所謂遊魂為變謂水氷之所自出則可謂前所渙之氷復為後所凝之氷則不可謂天地之氣以復形而人則可謂今世之人即前世之人則不可苟悟於是輪迴之說其可以息矣而死生可以無懼矣予因氷而言及此真其於子之鑿取氷而驗之始以予言為不妄

楊雲林方壺說

海山方壺在烟雲縹緲間可聞不可見𦀟可尋覓巖阿

結屋戶外引泉匯以方池而亭其上淲淲循除不舍晝夜北風時至霧靄淒迷對面不相覿已乃軒豁悠然見山不必遠涉蓬瀛但守方寸地不受一塵方壺之樂勿令費長房窺之

此齋說

文中子曰彼道之方也前輩謂其語不然夫有彼則有此以彼為道則此非道之方矣此非道之方道乃在彼是道與我為二然則道遠人乎故論道者未有言彼

道必曰此道論心者未有言彼心必曰此心此之義大矣哉取諸此不求諸彼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清湘賀君一馮以此名齋求其說於予予舉其告盡亦於此心求此道乎

林伯可自齋說

三山林伯可以自名齋取獨之義也獨之義大矣哉中庸之首章曰君子謹其獨大學之誠意章亦曰君子必謹其獨二書聖門之要書也其言皆主乎此信矣為學

之要莫大乎此也何謂獨獨者人之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也一念之作苟偽也覺而復之此顔子之所以為學也夫如是則可以自明其德矣自明其德則可以新民矣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是位天地育萬物以是獨之義大矣林君之處斯齋也所以用力以自之義者必若是而後可以為聖為賢若曰琴書以自適詩酒以自娛則自之義小請大之林君舊遊澗堂辱知余屢請言其自之義不敢辭輒書此以為自齋說未知林君然

之否

劉埜字子相説

上饒劉君埜具師以子相字之復求其説於予問其故曰野有相之道也予曰然古之善相天下莫不於其在野占之伊之莘傅之巖草夏復殷之事業具焉相野之推也野相之基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盡吾明明德之事則推以新民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相業偉矣相不野之推野不

相之基乎雖然古之人野不可以無相之學而不必其有相之時不聘於湯不夢於武丁耕築亦郎廟也若曰吾志在於相而不必在於學耕𡨚閒也惟饗鐘鼎之謀築寂寞也惟餌名位之計則在野而慕朝在朝而忘野出處進退之義皆失矣是野也將為野哉由也之野其獘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可無學乎學烏在曰敬敬則能為循序漸進之功不敬則流為一超頓悟之徑僕師久軒蔡先生得於師說如此

敢以告若又曰吾師經畈子師久軒當無復望其同則非學者審其是之意夫某則不敢

贈仰巔峯先元二字説

仰巔峯設閲人肆於三元樓前先唱第數日予與一二友步月因過之戲書一元字俾解析巔峯曰元字添兩筆則先字必在人先又曰几然而居第一甲一笑各散去未幾予忝第一人賜第巔峯揖於馬前謂其言驗明日來期會所求予詩之予謂巔峯雖未嘗明許其為第

一人也然紛紛往來中已能知其為第一甲亦難矣況謂之必在人先其亦第一人之類歟方未唱第時欲為狀元者何限巔峯亦難於許若子則不必作狀元者偶然得之故巔峯亦偶然而中之歟冗不暇詩聊申元與先二字之義作數語以贈

退之有言責在人先剛不為首其斯曰乾元善之義大可統天吾其求仁庶幾顔淵曾何足稱舉首褎然子會此理立峯之巔苟拂厥經其顛則顛書此贈之綦亦勉

旃

贈僧半顛說

唐有僧大顛宋有僧半顛人謂半顛得大顛之半也而其實不然韓退之與孟簡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形骸亦理也天下豈有無物而有則者哉外形骸而求理大顛可謂之顛矣宋之有顛豈如是哉顛長於詩不苟作作必託興於物有關於世道有益於人國顛雖釋其形而不釋其心也猶以不釋其心

而尚釋其形故未離乎顛之半使之髮其首冠其顛以其身為天下國家之用制禮作樂出風入雅不瑣瑣為山林長語扶世之顛而持其危顛之半必為不顛之全矣不明理之大顛又安敢望之哉後世亦將曰韓退之之稱大顛不若姚某之稱半顛景定元年春王正月寄顛詩後之三日又序以贈之

送葛山人說

豐城葛君德清數年遊江湖登匡廬眺揚瀾涉黃岡弔

赤壁訪黄鶴問鸚鵡繪武昌之魚浮洞庭之月而後遵大江歸剡水山川名勝歷歷足下班班胷中遂得妙山水之理如與青蓑君神交心契遂縱談而及隂陽蓋得之於目悟之於心非閉門而學琴按圖而求驥也一日挾其凡德遠書之錦江造予釣魚所立漁舟傍與余語山水之興㑹然其異之暨辭去請序其説夫山水之理余固能説之也太極剖開隂降陽升其初也天地間皆水也得風而凝柔者始堅故今之山皆波濤洶湧之狀

而山之巔鑿之即有水山蓋清氣中之有查滓者故凝水則純乎清者故流也夫是以謂之融而為川結而為山山屬陰水屬陽也山屬陰故静水屬陽故動為青囊學者不曰山水而曰風水又曰得水為上藏風次之莫先乎水也雖然山水流峙於天地之間山為肢體水為血脉其行其止盖有自然之運造物者亦何常容心於其中行某龍降某勢出某穴主某王侯将相貴賤壽夭貧富哉屑屑而為之造物亦勞矣善地理者特原其所

起識其所止而擇之則可以乘天地間流行之生氣而安耳安焉竅之鑿之曰是得某形合某法可致富貴有是理哉卜黎水不吉卜澗瀍吉書之說風水也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詩之說風水也四時所交風雨所會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周官之說風水也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卜遷于繹民苟利矣孤必與焉春秋傳之說風水也吾儒者六經中風水之說蓋如此德清儒者也而言風水盡亦知此說乎

其能如衛文公之宅楚丘以說百姓乎抑能如邾之卜遷于繹以利民而不私己乎其能如晉之謀去故絳以民從教為十世利乎抑能如公劉之于豳斯館以厚於民乎其能如周公之卜澗卜瀍以定九鼎遷殷頑民乎抑能如周公之測土景求地中百物阜安乃建王國乎古之人相地皆以為民也故其利及數百年利於人而己亦利今之卜地者第欲求富貴以私於己而已夫使功不及物雖使子孫若世世享富且貴豈不媿哉況天

地間未必有是理哉德清旣以山水之學行乎人顧以余山水之說告乎人余非臆說也謂余臆說請證諸詩書周官春秋

鳳鵙說

禽之惡者有鵙焉形厲而音粗心甚不仁見其類之弱者輒攫而食之常若饑其欲逐逐終日若不能飽集高木四望有便利輒搏嗜無所得雖腐鼠臭蛇甘之人聞其聲亦輒憎之用勁弩毒矢必射鵙死甚則並其子亦

殺之丹穴有鳳竹食而梧棲亂隱而治見其見也萬禽隨之翼以為之宗人亦詫為美瑞未常有以彈射畢弋向者噫鴞雖好食其類特弱小者耳如强大固亦未如之何也其於人亦奚所害而人則惡之惟恐其死之不速鳳雖不傷其類亦未有益於人也而人則愛之何也鴞暴而鳳仁鴞貪而鳳無欲也暴而貪者得惡仁而無欲者得愛人愛者壽人惡者不得其死理也天地間陽清之氣為善類陰濁之氣為惡類不能不生鴞終亦必

殺鴟以此見陰不勝陽天道福善而禍惡然則世之人曷不為鳳而必為鴟乎

雪坡集卷四十

雪坡集卷四十一

宋　姚勉　撰

跋

劉翠微罪言跋

天理在人心未嘗亡也奸檜背國挾外寇以制其君附者擢拂者斥朝士宜無一人敢言矣忠簡胡公乃有疏上新州王盧溪以詩餞亦夜郎謫天下宜無一人之敢

言矣翠微劉君乃有罪言信矣人心未嘗無天理也劉君惜不在班朝在亦忠簡矣班朝忠簡嶺海亦必忠簡也然士之忠義豈計班朝與嶺海哉忠簡書名萬世翠微罪言世乃有不知者然士之忠義豈計知與不知哉忠簡當時言雖不行扶持天地至今賴有此書在罪言中謂國家當養直士氣為社稷福其是之謂歟劉氏子孫其世寶此書養此氣窮則為翠微達則為忠簡窮達一天理無忝乃祖矣寶祐丁巳姚某為翠微之孫有德

書

忠穆公行實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忠穆公當傅正彦狂悖時昌言正色排之無少懾至作杜鵑詩召勤王師感動忠義公卿滿朝以死尊君者獨公一人耳天綱人紀幾紊公乃能如此彼當年世有噤不敢發一語者獨不媿於公耶伏讀行編降心三嘆

張少師邵字才彦墓銘跋

少師奉使時其忠義之氣足以折敵而詩書之化又有以柔之南北息兵有自來矣公在敵久知敵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檜遣使迎請由是忤檜嗚呼使公言得行境土雖未復淵聖及諸王宗室獲歸國耻猶可半雪也每念公言恨不食檜之肉

書考亭三帖後

同年友伯慥示某以考亭夫子與蓮蕩先生三帖某拜手欽翫仰見夫子格言大訓無所往而不寓一曰向見

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夫子此言豈惟蓮蕩先生可行之正為某輩後學地也二曰某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强健之理所幸初心不致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偽學污染令人恐懼然不得避也三曰某衰於疾病更無無疾病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偽學亦覺隨分得力但少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夫子年愈

高而德愈茂血氣衰而志氣盛黨禁方嚴經歷患難曾不少變方且欲了文字以詔千載其與宣聖七十二而成春秋者何異持敬功效乃能如此偽邪真邪無黨禁不足以見先生之學然則偽學之禁天益以表夫子之真歟某三復三帖而三嘆

書元齋跋後

漫塘立齋二先生某生晚不及識陳君子實以元齋說與跋示某得觀遺翰九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

可歷代寶也雖然盍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始也故曰善之長元包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即仁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奚止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願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說之跋之意

書邵堯夫真蹟後

邵子之學某未能窺其妙也邵子之妙烏在在於觀𩔖

物篇所謂皆自我而觀之是也觀之妙妙矣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曰觀其所感又曰觀其所恒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非謂觀之妙乎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伏羲作易之初蓋然矣觀之妙乎妙矣自我而觀妙於觀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之意皆妙於觀者邵子之妙最於觀處得之邵子臨沒且曰吾欲觀化一巡觀至於死生之際則妙於觀者蓋不囿於死

生而超出乎死生之外矣妙矣哉夫觀即格物也物格則知至矣此邵子所以妙而神也雖然必有以用其力焉某聞邵子嘗大書檢束二字於坐右夫此心必有檢束不至放縱而後可以觀天地萬物古今皇帝王伯之變檢束者用力之初也眉山宋君可傳出邵子觀物篇真蹟示某某焚香寶誦觀之其字畫莊正無一筆放縱其於檢束中得之明矣後學何敢不力宋君既珍此帖如金玉必有得於邵子之學之妙不知某可與共學否

書李文溪吳誠山龍王廟詩後

此寶祐甲寅文溪解章貢節舟過吳城山而作是詩也文溪於是橫野水之舟又三年矣余讀是詩有感焉乃集騷辭四句書其後見意靈胡為兮水中載雲旗兮駕飛龍望美人兮未來極勞心兮懺懺

書牟存齋草東宮二制後

此存齋牟先生在玉堂時草令東宮封忠王制及冠禮制也先生常為安君象祖書之今為舊物矣若先生者

宜在師傅衛翼之列乃以脫靴亭之記不得授承華門之迎先生何病雖然綺園終必為仁孝愛士者采景定元年七月日門生姚某百拜謹書先生所書二制後歸諸安君象祖氏

書洪玉父奏藳後

江西龜駒玉鴻之四洪猶江東封胡羯末之四謝也生恨晚不及識前輩寶祐癸丑幸得與徽猷公四世子孫述為同年生暇日出公在思陵時奏藳某拜手讀曰噫

此前輩文章也意忠實而語精簡今之葩華其文以舉子策體為奏對者視此媿矣里後學姚某謹書

跋雪浪閣詩

右雪浪閣詩一集道士劉應時所裒也卷首誠齋東山二先生詩在焉哲倡參和與此閣俱千古矣跳作漩花雪山立濺得琳房滿山濕與潭底魚龍天上立樹梢鶴鶻身都濕之句讀之使人毛髪盡立未登此閣奇觀皆在目中矣況觀浪於江觀詩於閣乎

跋師濂堂記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況派其宗者哉夫子為我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徹往見夫子語三日自謂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止可隅壁聽程先生終未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每使求仲尼顏子樂處既得矣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真師濂者乎

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實祐五年夏閏之晦姚某書

跋麗曉樓記

章貢劉氏作樓名曰麗曉取坡僊日麗崆峒曉句也廬陵王南山記之筆力高邁記末謂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深造理窟丁巳秋客有過余山中為劉氏求跋余也雖未登斯樓讀斯記而山川草木丹青之葉鱗甲之洲如在八境圖畫中見矣抑余有感焉坡僊是詩之作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作也公是時往赴惠州白鶴

山矣余因此重有感焉後坡僊作詩百六十有四年瑞

鳳凰山人姚某跋

跋林平父文集

右林平甫所作賦二古詩十三律二十一絶句六記雜

文四上皇帝書及贄見書各二予讀其詩賦廹騒駕選

行閣等作酷似韓退之東野聨句贄見二書如鄒陽枚

乘至讀其留趙庸齋書論火災書又慨然其忠愛也今

世詩人文士不多得能文者少能詩能詩者少能文如

平父真亦難得雖然文章不必過奇古之人詩以禮義為止文以貫道為器也平父而以詩人文士立名是亦可矣如不止於為詩人文士也他日當於是集之外觀之

跋張英玉行卷

張英玉歸自京師以行卷寄予凡詩二十四首余愛之者過半其清也蓋自逋僊孤山之梅樂天竹閣之竹來也其豪也蓋自天竺飛來之峰海門雪屋之潮來也南

溪老子詩曰閉門覓句非詩法只自征行自有詩余於英玉行卷之詩益信

跋吴玉壺梅花百詠

右玉壺先生吴元叔詠梅七言絶句百細讀之殆是二千八百片梅花合成不然何句氷而字雪也寳祐癸丑與其令子爲貴同年第因得拜觀時秋七月也錦江姚某謹跋

跋工官叔椎篆隷

羲之俗書趂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書至于羲之後世以為絕矣而退之猶曰俗退之之意不禹碑周鼓未止也凡為文章宜畧識古字君家何所吾欲載酒問奇

跋李彝甫廷對策稿

松麓李彝父自為舉子時以策鳴場屋如萬同年定翁程同年則明皆其門人以策擢上第獨松麓不偶歲丙辰試太常復不利以特奏恩奉大對余時在江南泉石間謂朋友言今年特奏第一人必松麓新榜至松麓乃

第在三人皆咎予言之不驗予亦自怪也不幾時鄭君鼎賓歸自京道東莊饒先生之語謂始奏松麓為特奏科第一人偶正科之首亦自其選不欲皆出已姑位在三既上乃別親擢以首正科遂兩失之大悔恨誤屈松麓人始信余言之不妄余亦自喜其有以知松麓也特松麓阨於命而不得逞耳夫阨松麓於特奏命矣又阨松麓於第三尤命也夫雖然唐文宗時李郃第賢良劉蕡不第自當時觀之皆以為蕡惜由今日觀之士皆誦

劉蕡策甚習知蕡切直名甚著初不知有李郃也本朝歐陽永叔知貢舉初欲以第一處東坡疑其爲門人曾子固屈之第二是年廷唱之首則章衡自當時觀之皆以爲東坡惜由今日觀之但知東坡氣節文章爲吾宋第一初不知有章衡也然則以劉蕡比松麓不必恨其不太常爲擢第以東坡望松麓又不必恨其不特奏第一也所謂第一蓋有大於此者矣豈在於第之中否科之正特高下哉松麓爲人氣宇軒然自爲舉子時發爲文

章葢已撫餘子而立其上必有以第一自處者勉齋黄先生曰異日結裹須要作世間第一流人物嗚呼若勉齋此念斯其所以為第一乎余也固以是望松麓

跋張樗寮遺墨

璨上人示予以張樗寮請堪笑翁住翠巖書及祭笑翁文詞翰俱美予三復三嘆釋之住山猶儒之居官也釋之高者不屑於住美山儒之高者不羡於為美仕笑翁與樗寮相得如此猶不少屈况肯如其他買院子住者

乎及樗寮翩然去國笑翁明日即來尋泉石盟作翠巖西堂其進退合於義若是其終文援黄龍山谷故事托樗寮以死樗寮亦豕所托不負之皆可觀也樗寮平生視美官如敝屣故與笑翁志同道合令儒之中清風如樗寮者不可多得釋之中亦少如笑翁噫世道何其日下耶觀樗寮與笑翁書笑翁不啟至再至三終不啟樗寮謂赴法不赴法啟緘不啟緘有何干涉欲笑翁之於此下一轉語也此一段公案千古話柄由釋學論之雖

不啓緘徹底分明雖不住山住山已竟無在無不在何必指山門駡佛殿而後謂之來住山耶予固學儒者也不當戲作釋氏語謾代笑翁下一轉瑑上人肯之否

再紙書南山一盃亭壁六詩并跋

寶祐丙辰冬余趨正字召至上饒閒眼釘得政棄官竟歸既拜疏將登舟為南山留半日賦六詩書於一盃亭之壁時住山洪野衲也又五年庚申再過之山已易主主人乃敬雪崖矣雪崖相愛重為余言戊午歲山巔古

木摧折損亭半屋獨壁儼然豈山神好惡與人異特與護持之邪雪崖又謂壁字久易漫漶俾余再書于紙將刻之梓以壽其傳意亦可嘉矣余愚拙不入時羣兒每聞其語必慍山中方外之客乃愛重之如是豈所好惡與羣兒異而獨與靈山閣之山靈同邪一笑為書時九月中澣後八日余方以言者論其黨履齋姚某書

跋洪上人所藏十八羅漢畫

十八阿羅漢皆世之偉人也伊川先生曰佛是西方之

有賢智者唐末五代天下無人才僧中乃有臨濟德山趙州諸老故余謂十八羅漢皆世之偉人彼其英邁雄特視人間世猶蠓蠛聞佛說大乘心領意悟遂住世而扶持之其所謂降龍以鉢解虎以錫者非真能幻詭變怪馴伏山海間之龍虎蓋以理制欲降解胷中之龍虎耳夫以其英邁雄特之姿超然遠舉淡泊於世味之外非偉人則安能吾觀此畫鉢降龍者顧視毅然而英錫解虎者容貌釋然而笑其餘或坐或行或凭或語或視

或聽類皆人欲不足以累其天世故不足以嬰其心謂之偉人也固宜雖然特無世味而已非忘斯世也忘世則不住世矣吾觀十八人中二人者曰應供獨十六人者日在山水間夫能降解胷中之龍虎必能馴擾世間之龍虎方今龍鬬淵虎滿道最畏臨濟德山趙州輩隱山中不出願賦招隱有肯應供者固請宜來畫藏於感山寺道洪上人元得本於浙江乃西蜀龔秀筆跋者雪坡姚某時景定元年上元日與友六人啜茶同觀

題曾輔之雪澗詩集

廬陵曾君輔之以雪澗自號且號其詩問義奚取曰澗猶身也雪猶心也澗而雪之其潔吾身而白吾虛室者歟寄興而吟夫安得不清是宜霙焉而章氷焉而句踏瓊瑶而問梅摭玲瓏而詠竹其清也固宜雖然澗不受濁雪不受污君之雪澗清矣謹毋使濁君澗而污君雪可乎昔豫章朱子儀在京政府諸公與之談詩子儀云諸公豈可與談詩者竟不與語然則雪澗之詩可使匪

人者汚濁之哉輔之與王南山游甚深試以問焉必以予言為信

題眞上人詩稿

眞上人詩别槀大山蕭先生已為摘之矣奚再假乎予之摘有可摘故重為之摘昔人於梅詩有愛横斜清淺一聯者有愛雪後水邊一聯者有愛屋簷斜入一聯者人謂不以此定作詩者之優劣正以定評詩者之優劣也予所摘之詩是已未論所摘優於别槀與否可以見所

摘之人劣於摘別藁之人矣前輩言僧詩患其有蔬筍氣由是僧人作詩惟恐其味之類此僧詩味不蔬筍是非僧詩也真詩入清絕處如風松韻澗月鶴唳臯寫荒寂處如宿鴈秋蘆寒鴉晚日益進不已直與賈島異時同調也亦有一說真之詩藁曰禪外余不知所謂禪也然聞其說絕文字屏思慮有一語文字一毫思慮皆目之眚也鏡之塵也而可終日鷺其肩蛩其吻營度詩句哉苦思而緣之瘦劇心而病之嘔可乎否耶吾儒之善學

者詩則贅汝教之絶學者則詩贅子未忘儒乎棄其學而學焉可也惟欲禪乎息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亦可也退之送靈師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賈浪仙固嘗冠其顛矣世之稱島者止以其詩焉與未冠其顛也真其邁之

雪坡集卷四十一